

## 咖啡俱樂部

我們四個人，周日一有空就聚在這間人潮洶湧的咖啡店，先到先等。

這天亞湯先來了，一坐下就投訴老媽子。他說：「她真難侍候，什麼都說不好吃，我知道她喜歡吃腸粉包油條，老遠跑去把最好吃的一家買來；又怕路途長，冷了不好吃，跑得一身大汗，她卻一點也不動容，反而冷冷的說，價格太貴了，不過是腸粉加油條而已……」

亞湯氣得恨癢癢：「不過幾塊錢的事，值得這麼費勁嗎？又不是缺錢！」

亞湯是孝子，他長年家居海外，但是每隔幾個月就回來陪伴九十多歲的老母親。母親當然欣慰，只是不知何故，母子相對，總是拗氣的時候多，老人家的身體及腦袋都漸漸失控，就是嘴巴不認輸，不知不覺就折磨了最親近的人！

他們的對話十分有趣：

老媽：「傭人煮的東西太難吃！」

兒子：「那麼你為什麼要她煮那麼多東西，老遠回來就是要我天天吃隔夜飯菜嗎？」

老媽：「外面的東西又貴又難吃，天氣又熱，你幹嘛老要往外跑？」

亞湯用手捏着脖子：「不往外跑，我豈不是被活活捏死？」

不過他最後那句話可是對我說。

我們都知道，與上一代溝通，有些話是不能說出口的。否則禍從口出，駟馬難追。得罪了老人家，後果夠你受。因此這咖啡俱樂部對我們十分重要，這是一個可以亂說話而又不會被翻舊帳的地方。

說着說着，Stella 也來了。她其實不喜歡用這個英文名字，在我們那個年代，讀教會學校都要取個英文名，因此同輩中極多莫明奇妙的英文名字。Stella 說，當年她的父親對此事也很不以為然，提到要取英文名時就說：「是旦啦！」因此就叫 Stella！

Stella 與亞湯是中學同學，提起中學時代的校規，仍是談虎色變。

亞湯說：「那時候不許穿長襪，老師會撩起褲管檢查襪子的長度。」

Stella 說：「你們男生可以穿長褲還好，我們女生穿長衫，又要穿短襪，小腿被母親籐鞭子打過的疤痕，完全無所遁形。」

被母親鞭子洗禮，亞湯也是過來人，他說家中兄弟眾多，母親必須出動籐鞭，才鎮壓得住。

Stella 的情況卻不一樣，她說：「我的兄長比我大好幾歲，一早就出國讀書，母親只有拿我一個人出氣。所以我一考上大學便搬入宿舍，家中剩下老爸最慘，老媽要發作就只好找他！」

我笑問：「你有沒有留意老爸也要穿長襪子！」

體罰，在上一代其實很普遍，大人有時也可以很暴躁的。但是 Stella 對母親仍然十分體諒，她說：「母親也不容易。她的家族很複雜，自己也是在籐鞭下長大的！」

我母親沒有打過我，因為她一早就跑掉了，有媽媽打也是一種幸福。

都說嚴父慈母，其實虎媽並非少見。不知道她們真的相信孩子不打不成材，還是受不住生活的壓力，非得找個理由找人出氣不可。好在很多孩子都沒有計較，像亞湯與 Stella，始終對母親不離不棄，即使有時被她們氣得蹦蹦跳。

在新舊時代的交接中，我們將是被淘汰的一群。有人說，我們是孝敬父母的最後一代，又是被子女拋棄的第一代！

瀕臨絕種，怪不得我們聚在一起有那麼多說不完的話。

大強也是我們的中堅會員，只是去了坐遊輪，這天趕不來了。認識大強的時候，他還是小強，那時我們剛剛離開大學，仍然留在校園的環境生活。我的丈夫對音響器材特別講究，小強是音樂家，每晚都逗留在我家中，聽音樂，喝咖啡，我們睡覺去了，他也不理會，自出自入。當時還有好幾個不時相聚的老友。後來不知不覺就失散了。直到那天在亞湯兒子的婚禮上再碰上，前塵往事，無限唏噓，禁不住在別人的喜事中抱頭痛哭。相隔多年，小強變成老強。我們的咖啡俱樂部也因而誕生。

當年過着波希米亞式的一群窮學生，現在都成了小資產階級。還記得小強學人投資地產，買了屋卻租給一個惡住客，不但收不到租，還被對方叫他「go to hell！」他找我訴苦，我卻挖苦他說：「Did you go?」

認識 Stella 也有一段緣分，我們是先認識房子後認識主人，那時我與丈夫（當時的男朋友）正流落在倫敦，四處找人收留，知道在巴黎有一個住處，暫時因為主人出門而騰空，我們便投奔過去。抵步時，眼前一亮，一座富麗堂皇的法式老建築矗立在面前，正驚嘆怎有如此體面的朋友！一層層走上去，背骨都彎了，終於到達頂樓。才知道巴黎的貧民住所多設在大廈頂樓，就像香港的天台木屋。

在那只有一間小房子的空間裡，每次上公用廁所，都被隔壁一個老女人嘖嘖咕嚕的追着罵，至今仍不知道犯了什麼錯，晚晚提心吊膽，但是我們却盡情享受巴黎一段借來的浪漫。很多年後，才真正在香港遇上那小房間的女主人，Stella 與她那樓頂上的小屋子一樣，總是給我在風雨飄搖中帶來一份似曾相識。

據說人與人之間只有六度距離 **six degree separation**！在地球不同地段轉了一回，轉眼就是大半生，在這個我們長大的地方，一杯杯香濃咖啡又把我們連接起來，閒話當年，浮生半日，也是難得的樂事！